

# 「回腕法」是彥扭法



如是我見  
高聲

何紹基是清朝後期最有成就的書法家，也是有清一朝書法造詣最高的書法家之一。世人以何紹基行草為最好，同為清代著名書法家的楊守敬評其行草書「如天花亂墜，不可捉摸。」

何紹基書法何以能達到這種效果呢？他於五十九歲總結自己的學書經歷時，曾得意於自己發明的執筆法——回腕法，「每一臨寫，必回腕高懸，通身力到，方能成字。」回腕法是一種什麼方法呢？我認為回腕法實際上就是一種彥扭法——使自己的執筆處在一種彥扭狀態，在手對筆的不太確切的掌握中獲得意想不到的書寫效果。

何紹基所處的時代正是碑學思想大興的時代。中國書法歷來是習帖為主，從清中期開始，書法家們為長期困於帖學無法突破而苦惱，他們太想寫出一些新意，於是轉向從漢碑、北朝碑刻中汲取營養，不久便湧現了一批書家，尤以金農、鄧世如、伊秉綏等人最具代表性。書法家們的實踐，又為書法理論家提供了依據，於是阮元寫出了《北碑南帖論》《南北書派論》，提倡研究北碑、學習北碑，以醫書壇俗氣，緊接着包世臣著作《藝舟雙輯》，進一步尊碑貶帖，包世臣還着力研究執筆方法，強調用筆「用逆用曲」以求其「澀」，澀是什麼？我覺得就是模仿碑刻字跡殘破、風化的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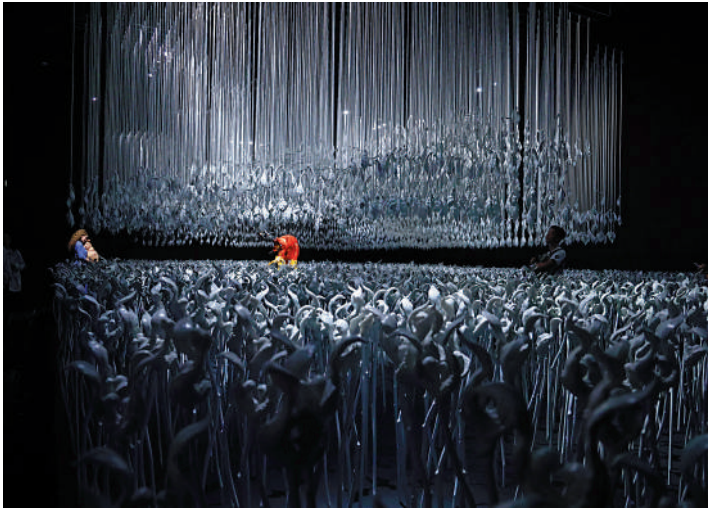
何紹基早年習顏書，結識阮元、包世臣後，深受二人書

論影響，轉而喜好北碑，追求生拙遲澀、蒼勁凝重的趣味。何紹基的行草書，其運筆的最大特點就是「抖」，筆畫古樸拙厚，字形參差錯落，並常常呈現難以言表的妙處，這些效果除了歸功他廣泛涉獵、博取眾長、從古出新，他自己十分得意的回腕執筆法大概也發揮了重要作用。

後世人對何紹基的回腕法頗多猜想，也有人認為回腕法就是在傳統「撥鐙法」的基礎上強調了對腕力的運用，果如此，何紹基也不必特別得意於他的執筆。《何紹基詩文集》詩鈔卷十四中有詩云：「書律本與射理同，貴在懸臂能圓空」，這是他自己對回腕執筆法的解釋，他執筆時將肘向外、腕向內，使胳膊成拉弓扣弦之狀。他自己取號「蠅叟」，想必是為了形象地說明自己執筆如猿使臂。綜觀何紹基對執筆的描述以及他行草書的筆畫，猜想他是通過懸肘回腕，讓自己處在一種彥扭狀態，從而不能準確地控制筆鋒，加之當時為追求北碑拙氣，書寫者多用羊毫長鋒，如此執筆的不可控加之長鋒的不可控，便得到了行筆遲澀、顫抖，並常常「奇怪生焉」的效果。

何紹基等人的尊碑書法特點被後來的劉熙載總結為「金石氣」，寫字抖動毛筆成了許多書家追求「金石氣」的手法，像曾熙、李瑞清乃至張大千等人皆同出此轍，然而何紹基算是真正得到了神采，而曾、李、張以及現在的一些習碑者僅僅是得了形質而已。

藝術上沒有絕對的好與壞，有時往往是缺憾成就了藝術家。



市井萬象

香港中通社

# 《希望》

香港大館近日呈現澳洲藝術家帕翠西亞·皮奇尼尼（Patricia Piccinini）雕塑、攝影和電影作品，構成展覽《希望》。皮奇尼尼以極度寫實主義和超現實風格的作品，直探人類心中對於科學所帶來的影響而引起的希望和恐懼。

# 行萬里路，寫一本書



流動空間  
方元

尷尬出現的時候總是帶點笨拙和幽默。我出版了一本散文集，講自己在英國留學時的見聞和趣事。一些朋友讀了之後，覺得很有趣，說要去書中寫的那些地方看看。我趕緊地潑涼水：「你們會失望的！」朋友們被搞得一頭霧水，我自己也尷尬，好像書中寫的事是不真實的。

對於書中所講的事，我可以保證全部都是真實的——真實的時間地點、真實的故事，以及我的真實感受。不過，書與現實之間是有差距的。這個差距不單是地理的距離，還有時間的跨度。在我留學的那年，英國的GDP約是中國的三倍。三十多年後的今天，中國的GDP約是英國的六倍。時代變了，GDP變了，看世界的視點也會改變。因此，今天不可能再看到三十多年前我看到的那個英國，即使看到同樣的東西，也會有不同的感受。

寫過去的事不是為了懷舊，而是因為反思。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前，中國與西方長期處於隔絕的狀態，因此我那代人對西方國家的情況所知甚少。即使改革開放之後，在最初的十年，中國人對西方國家的了解也是很有限的。說來可笑，我出國的時候，對英國的印象主要來自狄更斯的小說和靈格風英語教材。狄更斯（Charles Dickens）是十九世紀中期的英國作家，靈格風（Linguaphone）是二十世紀初創建的自學教材，而我留學時看到的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英國。這個時間跨度無疑會造成很大的認知落差，正如加拿大作家姚船先生在書評《風笛聲中的思考》（大公報二〇一七年七月十七日）中所說：「從封閉多年的社會走出去，一下子接觸到西方的大千世界，腦海裏強烈反差是不難想像的。」

姚先生說得對。「封閉」是那個時期我們的思想狀態。其實，西方國家看中國時也有許多自我封閉的盲點，好像瞎子摸象。那時，不要說遠在大洋彼岸的西方人不了解中國，即使一水之隔的中國台灣同胞也有不少誤解。中國台灣留學生與我聊天時，他們對中國大陸的印象尚留在一九四九年以前的年代，他們看的中國地圖還是袁世凱時代的「楓葉形」（包括了現在的蒙古國）。

我在散文集的〈自序〉中把出國留學形容為「走出圍牆」。這既是我的真實感受，也是事實。了解歷史的人都知道，在上世紀的冷戰時期，在中國周圍有兩道

「牆」：外牆是某些西方國家建的，目的是不讓中國的政治影響傳出去；內牆是中國自己建的，為的是防止西方的和平演變鑽進來。中國改革開放後，拆掉了內牆，打破了外牆。如今，個別西方國家出於私利，想再次在中國周圍築牆。他們這招能行嗎？我看不行，因為中國不但不會再建內牆，而且有能力打破任何人想建的外牆。

「行萬里路，寫一本書。」這是我給一位讀者簽名時寫的一句自嘲的話。雖然我寫過幾本建築評論集，但散文集僅此一本，而且是無心插柳柳成「書」。儘管是用第一人稱來寫，但我清楚地知道，「我」是大海中的一滴水，這不是寫我個人的故事，而是記錄我們那代人由封閉到開放的思想轉變過程。正像另一篇書評《蘇格蘭，有那麼一個夏天》（譚凝，大公報二〇一七年十月十三日）指出的：「改革開放帶來前所未有的變化。《蘇格蘭之夏》寫的就是在那個時代大變革中發生的小故事，反映了國家前途對個人命運的影響。」

書稿的第一讀者是我的妻子。她發現一個事：書中的故事都寫得很正面。這讓我想到一個問題：為何一些西方記者來到中國，總是找陰暗面和負面的東西來寫，而中國人去了其他國家後總是講好的那一面？

西方記者那麼做，是因為文化傲慢衍生的成見，還是意識形態製造的偏見？我不知道。但中國人不會那麼做，不會像教師爺似的，對別人家的事評頭論足。按照中國的文明和習俗，我們去別人家作客時，應感謝主人的款待，尊重人家的生活方式。這是中國人的禮貌和教養。懂得欣賞別人的長處，可以使自己進步，何樂不為？



◀這家酒館是附近大學生們常來的蒲點。

作者攝

# 大槐樹下



人生在線  
延靜

小時候，我們家住在朝陽門外三條。家門口有一塊空地 and 一大棵槐樹，樹長得枝葉繁茂，像一把大傘。路北是一個大戶人家，大門緊閉，但這塊空地就成了孩子們嬉戲的廣場。

槐樹開花的時候，這裏最熱鬧。滿樹微黃的白花，朵不大，但香飄四溢。女孩子心細，把花兒捧在手裏，聞了又聞。有的女孩子用細荊條，把花串在一起，美美地戴在頭上。我曾被問過，漂亮不漂亮，我趕忙稱「真漂亮！」

仲夏時節，酷熱難忍。傍晚，老爺爺老奶奶為了納涼，也加入孩子們的行列。他們手

拿芭蕉扇，不停地扇，東家長，西家短，聊天一直至深夜。秋天，這裏成了鬥蟋蟀的場所。北方叫鬥蟋蟀為鬥蚰蚰，附近喜歡這個活動的人，捧着蚰蚰罐到這裏來參加鬥蚰蚰。蚰蚰是一種好鬥的小蟲，特別是雄性，只要把牠們放到一起，就會互相廝殺。這個小空地，也因為鬥蚰蚰而引來一些人觀看。

到了隆冬，不知是誰，在這塊空場上潑一條長長的冷水，立即成冰，孩子們高興起來，可以在上面打冰出溜了。要是進城去溜冰場，不知要花多少錢。一傳十，十傳百，這裏成了一個小冰場。我和小學同學，也經常來這裏玩耍。從早到晚，人聲不斷，好不熱鬧。

兒時記憶，永遠難忘。

# 萬嬰之母

讀《林巧稚傳》



燈下集  
言青

我是含淚讀完這本書的。以前只知林巧稚是我國著名的婦產科專家、北京協和醫院婦產科主任，很多女性患了婦科病或臨產之前，都去找林大夫治病或接生。我的女兒就是在協和醫院婦產科出生的，雖然不是林大夫親自接生，但她每天查房時，我和每位產婦都能得到她親切的關懷和照顧，給我留下深刻印象。

今天讀了張清平著的《林巧稚傳》後，方知曉了她的一生，她的每一樁事跡都催人淚下。林巧稚於一九〇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出生在廈門鼓浪嶼，從小家境貧寒，家人多病，五歲那年，母親因婦科病去世。後來，林巧稚立志學醫，要成為解救廣大婦女痛苦的醫生。

林巧稚經過艱苦努力，終於考入北京協和醫學院，從一個亭亭玉立的醫學生，直至白髮蒼蒼的老主任，她在協和醫院婦產科整整走過六十年，她把一生都獻給了廣大婦女和兒童，最後在協和醫院的病房裏，走到八十二歲的生命終點。

「醫乃仁術」是林巧稚從醫的道德標準。她強調所有的檢查、治療，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對人的關懷和保護。任何時候，她對病人和產婦說話都是溫柔的，動作都是輕慢的，甚至

產婦臨產前吃什麼飯菜她都很關心。一次，她批評護士給一位產婦端來了魚，她說，她都要臨產了，還有心挑刺嗎？這些細節充分體現了對人的尊重。

她總是善待每一個病人，她認為，能為別人所需要，給別人以幫助，就是她生存的意義。許多時候，一些貧病交加的農村婦女，找到她乞求幫助，她毫不猶豫地給她們免費治療。她經常加夜班處理群眾來信，看到一位遠在大西北的孕婦，可能有難產問題，來信向她求助，她立即回信，讓她馬上來京，她親自上



◀張清平著《林巧稚傳》，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



◀位於廈門鼓浪嶼的毓園，為紀念林巧稚而修建。

手術台，助她順利生下一個可愛的寶寶。林巧稚的一生留下無數次成功的重大手術紀錄。

她對患者一視同仁，無論是高官顯貴的太太、外國駐華使節的夫人，還是城市的平民百姓、貧苦的農村婦女，她都平等對待，不給任何人以特殊。一次，周恩來總理的夫人鄧穎超和朱德委員長的夫人康克清到協和醫院婦產科看病，她們按順序排隊，掛了林巧稚的號。林巧稚不認識她們，只感覺這兩位婦女穿着樸素，說話和藹可親。兩位夫人說明在戰爭期

間，環境艱苦，落下婦科毛病。林巧稚給她們做了細緻檢查，開出藥方。送走她們後，才得知她們的身份。林巧稚雖然對她們心生敬重，但後來她們來看病，照樣排隊掛號，取藥交費，沒有任何特殊的關照。

鄧穎超曾說，在她的革命生涯中，閤人無數，可林巧稚給她的印象卻是獨特而深刻。她說，林巧稚不是一般的大夫，對病人有特別的吸引力，患者和她在一起就無條件地信任她。康克清也說，林巧稚看病，無論病人是高級幹部還是貧苦農民，她都同樣認真，同樣負責，她是看病，不是看人。

林巧稚的床頭永遠安着一個呼叫器，每當夜裏呼叫器響起，她立即起身，快速奔向呼叫她的病室。她說，「我是一輩子的值班醫生。」這就是她給自己的人生定位。

林巧稚一生沒有自己的家庭，卻使無數家庭幸福圓滿；她一生沒有自己的兒女，卻親手接生下一萬多名新生命，被譽為「萬嬰之母」。她去世後，鼓浪嶼接回自己的女兒，為她修建了毓園，樹立了穿着白大褂的林巧稚銅像，建立了林巧稚紀念館，供人們特別是年輕的醫生護士們瞻仰學習。